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南浔古镇保护：“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

一座江南古镇的“活态”奥秘

目前,南浔古镇仍有约7300户、20000原住民枕水而居,长期参与南浔古镇保护的当地文化研究者徐顺泉说,对于尚未丧失功能的古迹,重要特点是“人在其中”的生命力

南浔古镇保护尤其重视“以人为本”,让原住民有权利、有条件享受现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生态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共生



▲依水而生的南浔古镇拥有天然的便利交通与水乡灵秀。初冬早晨,游客坐着摇橹船从河面上经过。

摄影:沈勇强

距港珠澳大桥最近村庄的「浮城」往事

伴随着喜庆的民乐和锣鼓,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婚礼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一对新人甜蜜相拥,乘坐挂着红布的舢舨,驶过大澳涌行人桥,沿着水道缓缓抵达婚礼现场……

水上人家,以海为生,以船为家,一艘小船承载了他们的苦乐年华。为了延续传统婚礼习俗,从2000年起,大澳乡事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水上婚礼。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大澳成了“距离大桥最近的村庄”。沿着山路阶梯抵达虎山观景亭,游龙般的港珠澳大桥便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

曾经的“水上人家” 如今渔民变导游

站在大澳涌行人桥往下看,只见三两艘船停靠在岸边,船上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个座位。“这些船是专门载游客去看港珠澳大桥和白海豚的,渔民们现在变成导游了。”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刘焯荣介绍说,部分大澳渔民自发成立游船公司,将渔船改造成20多艘游客船,寻求转型。

香港电影《浮城》讲述一个普通香港渔民成长为社会名流的传奇经历,影片中水上人家的画面,也是昔日大澳人生活的写照:一家人蜗居在一艘小船上,漂泊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海望不到边际。

在大澳,水、陆两种居住形态和谐共生,生活在棚屋或者渔船上的人们自称“水上人家”。然而,上世纪50年代末,大澳渔业式微,这些“水上人家”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渔民们没有很多鱼可捕,只能另谋出路。”刘焯荣回忆说。

目前,大澳约有100多间店铺,大部分为花胶店,还有小吃店、手工艺品店。沿着永安街、太平街,一股独特的腥咸气味扑面而来,挂在店铺门口的鱼干和花胶、摆在摊位上的虾酱,成为游客们必买的大澳特产。店老板热情地吆喝着,言语间有着水上人家的直爽。

76岁的黄来敏在大澳太平街经营着一家花胶店,他当了近40年的渔民。“12岁我就出海捕鱼,常年住在船上。”黄来敏说,“后来鱼变少了,我们卖掉了渔船,拿着补贴离开这里。”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来敏离开了大澳,到市区成为一名搬运工。退休后,他还是回到这片熟悉的故土:“祖辈们都是大澳渔民,我还是想回到这里继续生活。”

“幸运的是,大澳拥有天然的美景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发展旅游业也许是大澳人生活的新出路。”刘焯荣说。

“百年渔村” 棚屋承载大澳兴衰

棚屋是大澳的标志,是18—19世纪渔民们的智慧结晶。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澳共有10个棚屋区,而一场严重的火灾烧毁了二涌、三涌、沙仔面三个棚屋区的部分棚屋。“有些居民不愿意放弃原来的住所,他们又原地重建了。”刘焯荣说。

“2000年7月2日凌晨2点半,那场大火烧毁了100多间棚屋。”刘焯荣在大澳生活了近60年,他仍然记得,那日大火足足烧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只剩一片竖立于海滩的木柱。

“以前,涨潮的时候,渔船可以停靠在棚屋旁,每户棚屋都是一个码头,一个补给维修的地方。”黄来敏介绍,大澳常有数百艘渔船停泊,因此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大澳位于珠江出海口以东,香港的西陲,与澳门之间是辽阔的伶仃洋。伶仃洋曾是一个理想的渔场,以出产黄花鱼而闻名。

20世纪50年代初,大澳渔业鼎盛,有多达500多艘大小渔船。后来,推动渔业机械化,渔船数量迅速增加,但随着附近海域黄花鱼产量的下滑,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澳整体渔业开始式微。

大桥通车 “路”在何方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这对大澳发展旅游业是个好消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支持大澳发展旅游业,如大澳与昂坪360合作推介大澳渔村文化及特产、增加私家车和旅游大巴进入大屿山的配额等。

10年前,在法国生活了5年的陈慧之回到大澳开办民宿“归田园居”。“大澳发展旅游业,民宿能解决游客们的住宿需求。”她说。

陈慧之的父亲13岁就离开大澳到市区谋生。如今她将祖辈们留下的三层老楼房重新翻修,有香港市民、内地游客或外国游客来此短租。

“去年,民宿关门了一整年,原本的两三个员工都到市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找不到合适的员工。”陈慧之有些失落,大澳大多是长者,年轻人不愿意在这里。

“大澳经济乏力,无法吸引年轻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条路。”刘焯荣解释,大澳在香港地处偏远,一直为交通问题所扰。每逢台风季,前往大澳的山路常会被倒下的树木阻隔。“最严重的一次,路被封了一个多月,我们只能乘船出去。”

为了改善交通,香港特区政府于2007年提出了大澳改善工程,包括在远离大澳市中心的宝珠潭和盐田建造水都双桥,让人车和紧急车辆通过。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大澳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出现不足:巴士站、公厕总排起长龙,除了大澳文物酒店和数所民宿可提供住宿,能让游客过夜景点很少。“大澳只是游客们半日游的目的地。”刘焯荣说。

“大桥虽然在旁边,但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大澳的路。可路通了,大澳又能否承受得住呢?”刘焯荣和部分村民很纠结,大澳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需要提高旅游承载力。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能为大澳开发一条便捷的公路,在保留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大澳。”刘焯荣说。
(记者洪雪华、朱宇轩)新华社香港电

人不由地屏气凝神,放缓脚步。

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如何在商业开发诱惑下得以妥善保护,尤其考验地方政府定力与远见。南浔区委书记夏坚定说,近年来南浔始终秉持“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的原则,不断深化古镇保护认识。

“事实上,对古镇的保护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从80年代开始,各方主动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现在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拆旧建新的潮流下,作为工业重镇的南浔能主动提出保护古镇,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南浔区图书馆馆长陆剑说。

2011年,南浔区成立古镇管理委员会,系统梳理古镇房产、古建筑、居民等情况,形成翔实数据库,此后编制《南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大运河南浔段遗产保护规划》《南浔古镇部分历史水系修复项目》等规划,并于2016年启动古镇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从优化空间布局入手,促进古镇整体性保护。

“文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可再造,一旦损毁或利用不当,重新建造的只能叫仿古建筑而不是文物。”南浔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李彦说,一定要把南浔古镇保护好,已成为南浔人的共识。

而完整的古镇风貌背后,离不开许多人对当中每一个元素的默默坚持和守护。

1924年,南浔“四象”之一刘镛之孙刘承干耗时4年建成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后由其本人连同藏书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上世纪80年代,郑兴宝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因种种机缘成了嘉业堂藏书楼的管理员。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浔人,他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

此后的30余年里,不管是数九严寒还是狂风骤雨,楼里的古籍和雕版成了他心头牵挂的头等大事,生怕水、火、虫蛀对它们造成伤害。

如今,守护嘉业堂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他儿子郑宗南的手中。日常巡查以外,他还要进行雕版建档、古籍修复等工作,在外人看来,他的单调和寂寞,只是他口中淡淡一句:“没有什么,这都是些平凡但很有意思的工作。”

“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郑家父子这样几代人传承的努力,汇聚成让古镇元素得以完好保护、文脉得以连绵延续的力量。”陆剑说。

南浔区副区长徐国华介绍,目前,除了对古镇237处传统民居、名人故居、园林古桥等历史建筑集中进行保护性修缮外,当地还开展开区域整体水系与生态修复,重现古镇内运河与市河“十字相交、外环内通”的历史水系风貌,还原古镇水城相依、街巷曲折的江南水乡特色。

为了全面整理复兴古镇人文,当地成立了南浔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组、“南浔学研究会”等研究组织,30多位院校专家与地方学者先后出版《南浔丛书》七套27本,以及《南浔近代园林》《南浔名人》等单本书籍60余册。

适度利用开发“催化”有效保护

“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到斜阳村日晚,板桥东泊芙蓉船。”清代诗

无形“财富”代代传承滋养后人

在小莲庄内,“叔莘奖学金展览馆”静静坐落在廊榭亭阁构筑的精致园林间,墙上奖学金的由来和历届得奖学生名单吸引着游客驻足。

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南浔富商中的有识之士将部分财力、精力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以商养文、以商助教的现象,形成了经济、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939年,南浔“四象”之一顾福昌的后人顾乾麟秉承其父“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遗训,在上海创办“叔莘奖学金”,并逐步扩展到北京、湖州等地,一直延续至今,累计奖励学生近万人。

“对我来说,最让我震撼和感动的或许不是丝商巨额的财富,而是像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样的社会责任和气象担当。”游客朱浩杰说。

今年6月,南浔“四象”之首刘家的后人刘世颀率领子孙回乡寻根祭祖。在家庙前的广场上,刘世颀告诉子孙们一个故事:老祖宗刘镛喜得孙子后,全家皆大欢喜,但是刘镛认为“摆宴席庆祝不如把钱花在造桥铺路之上”。

历经百年的青石板无言,经年累月的雨滴日晒和居民游客的踏足让它平添了厚重和沧桑。而各家量力而行,捐资造路奉献公益的精神,顺着石板铺就的小路代代传承。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早晨,浔溪中学的教室里传来阵阵朗读声,学生朗诵的正是《礼记》中的《大学》片段。

“学校深入挖掘南浔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开展 颉塘之韵 拓展性课程,如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等也是学生拓展学习的内容。“浔溪中学校长冯月忠说,通过这种形式,学生能更好地亲近历史,传承他们的思想精髓,让这些朴素的道理与良好的人格典范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优良的班风校风。”

静水流深,优秀的精神文化财富在南浔正无声传递,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南林花园,家风长廊前经常有社区居民驻足观看。

“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做人”等平实的话语在长廊前集中展示,这些都是小区内居民的家风家训。“看似平淡的话语却是为人处世的真理,到了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居民陈振才说。

南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长海认为,通过建筑保护与开放,古镇名人积淀的崇文重商、信义向善、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也历久弥新、重现光芒。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家家家训的传承弘扬作为载体,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在当下展现出时代生命力。

“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

两人方能合抱的立柱撑起十余米高的屋顶,厅堂正中高悬“端义堂”牌匾,身处其间,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丝商云集的气派庄重。南浔古镇丝业会馆内的陈设一如百年前,让

初冬清晨,当阳光遍洒黛瓦粉墙和青石板路,一艘摇橹船伴着水波声穿过桥拱,从河面上升腾的薄雾中悠然划过,小巷中开始弥漫起早餐店的蒸汽,游客陆续到来,小镇的一天也由此被唤醒。

尽管地处长三角城市群中心腹地,拥有760多年历史的南浔古镇历史风貌得以完整保护,其积淀的传统文化也历久弥新,滋养后人。

小桥流水与大宅园林相映成趣

“画舫千家夹明镜,石梁三道卧晴虹。”和许多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样,坐落于太湖南岸的南浔傍水而生,因水而兴,纵横交错的河网带来了便利的交通,也让水乡市镇沿河成街的布局自然天成。

自南宋建镇以来,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之当地百姓的长期生产实践,辑里湖丝逐渐成为南浔一块金字招牌,一缕缕洁白细韧的蚕丝将这个水灵的古镇编织得愈加绮丽昌盛。

发展到清代,缫丝业已经成为南浔最主要的产业和百姓的衣食之源。质量上乘的湖丝在全国的生丝贸易中占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同时,还远销海外,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浔商”群体因此兴起。

千年古桥、百年民居,以一镇之规模,坐拥超过20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这是南浔古镇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懿德堂、尊德堂、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众多大气宅第和典雅园林有序分布,当年名门大族的气势犹可窥见一斑。

这批南浔富商不仅拥有殷实的财力,也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他们在与外商的交往中又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并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传统的江南厅堂与浪漫的欧式建筑被高高的马头墙揽入一院,中式厅堂安装着西式天花板,铺设着进口釉面花纹地砖,巴洛克式的建筑物上却又雕刻着牡丹等中国传统花卉图案——在南浔古镇张氏旧宅建筑群,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碰撞结合让游客啧啧称奇。

行走在南浔古镇,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并不少见。然而有趣的是,这些隐藏在大宅中的欧式建筑,无论形制有多美,规模有多大,其建筑位置都不在整座宅第的中轴线上。

走进张静江、刘镛、张石铭等近代名人故居,私家园林叠山理水,亭台楼阁步移景异。一些大宅大院与西欧式建筑融合,彰显艺术与审美的中西合璧。

“从建筑布局上可以看出,这些宅第的主人在建造西式建筑时并没有盲目追求和全盘照搬,只是吸收其中的精华,显示出他们既遵循传统文化的坚守,又博采众长的包容。”南浔文化研究者沈嘉允说。

南浔的建筑包罗万象,凸显了南浔人的包容开放思想。家住南浔镇便民路的65岁居民方荣国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画板在古镇写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么多年,水乡面貌和中西合璧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我不仅要把它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也要画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有形的宅第园林与无形的文化精神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因为保护与发展得力,南浔古镇近年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十大魅力名镇等荣誉,并成为国内首个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镇。